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上古三代文卷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齊太公一

太公姓姜亦姓呂名尚字牙東海人四嶽之後初事商王紂去  
隱北海後歸周周文王以爲師號曰太公望武王嗣位以爲司  
馬號曰師尚父既克商封於齊以侯爵就國成王嗣位命得專  
征伐一云受封後謂爲太師薨年百餘歲傳國二十八世有太  
公六韜六卷陰謀六卷謀三卷陰符鈴錄一卷金匱二卷兵法  
三卷又六卷伏謀陰陽謀一卷三宮兵法一卷太乙三宮兵法  
立成圖二卷書禁忌立成集二卷枕中記一卷周書陰符九卷  
案周書陰符隋志不云太公據戰國策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  
史記作周書陰符明是一書也漢志周史六韜六篇在儒家太  
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  
十五篇在道家隋志盡歸兵家

政語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壞壞一人有之萬民裒裒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周武王曰受命矣賈誼新書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舉而不惡說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被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誅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

吾今日聞誹謗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爲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爲以人言斷？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爲，以人言爲，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爲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爲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四輔

太公曰：太師者，心腹之臣，所使口口，是人之英，故曰前疑，常立於前，決疑事也。太史者，耳目之臣，所使視聽，是人之後，故曰後承，常立於後，承主之過，取驗於天。太傅者，爪牙之臣，所使守衛，是人之傑，故曰左輔，輔人主缺事，立於左，拒君之難。太保者，羽翼之臣，所

使察伺是人之警，故曰右弼常立於右，弼人主之邪，四輔既立，王者安而無爲，百姓濟而無害，若四輔不具，猶格虎無備，濟河無舟，若王者不知古今之務，遠方之綽，不謀於諸侯，不達言語，動作不合於制，太師爭之，不知天變星麻之運，天官動靜鐘律之音，山川怪異，不善災害，太史陳天文以爭之，發號令不應先王法度，與大臣無禮，枉道於民，處刑不平，獨信白專，臨政不莊，又不恤臣僕，太傅爭之，升車不應和鸞，揖讓不中磬佩，淫讎馳騁，沈冒酒色，宗廟不敬，與服失度，朝廷無節，太保爭之。五行大義第二十二篇論諸官

六韜

案今所行六韜六卷，是宋元豐間刪定，凡六十篇，見存不錄，錄其佚文。

文韜

文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其賦斂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者有賞。

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慝，下無陰害，不供宮室，以費財，不多游觀臺池，以罷民，不雕文刻鏤，以逞耳目，宮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也。文王曰：善哉。

羣書治要三十一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治國之所貴。太公曰：貴治令之必行。法令必行，則治道通；治道通，則民大利。民大利，則君德彰矣。君不法天地，而隨世俗之所善，以爲法，故令出必亂，亂則復更爲法，是以法令數變，則羣邪成俗，而君沈於世，是以國不免危亡矣。文王曰：法令必行，大利人民，柰何？太公曰：法令之必行，則民利，天下是，法令利之，必行大利人民也。

羣書治要三十一  
御覽六百三十八

文王問太公曰：願聞爲國之大失。太公曰：爲國之大失者，爲上作事而不法，法，國君不悟，是爲大失也。文王曰：願聞不法法，國君不悟。太公曰：不法法，則令不行，令不行，則主威傷，不法法，則邪不止，邪不止，則禍亂起矣。不法法，則刑妄行，刑妄行，則賞無功，不法法

則國昏亂國昏亂則臣爲變不法法則水旱發水旱發則萬民病

君不悟則兵革起兵革起則失天下也文王曰誠哉

羣書治要三十一御覽六

百三十八

文王問太公曰人主動作舉事善惡有福殃之應鬼神之福無太公曰有之主動作舉事惡則天應之以刑善則天應之以德逆則人備之以力順則神授之以職故人主好重賦斂大宮室多游臺則民多病溫霜露殺五穀絲麻不成人主好田獵畢弋不避時禁則歲多大風飄牛馬發屋拔木民人飛揚數十里禾穀不實人主好破壞名山壅塞大川決通名水則歲多大水傷民五穀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則日月薄蝕太白失行故人主動作舉事善則天應之以德惡則人備之以力神奪之以職如響之應聲如影之應形文王曰誠哉

羣書治要三十一續漢五行志三注又五注

御覽九又二百六十六又八百三十九又八

百七十六又八百七十九又五行大義第七篇引太

公云人主舉事善則天應之以德惡則天應之以刑

故義勝怠者王，怠勝敬者亡。

卷之三十一引  
明德篇本多此二語。

武王問太公曰：桀紂之時，獨無忠臣良士乎？太公曰：忠臣良士，天地之所生，何為無有？武王曰：為人臣而合其主，殘虐為後世笑，可謂忠臣良士乎？太公曰：是諫者不必聽，賢者不必用。武王曰：諫不聽，是不忠，賢而不用，是不賢也。太公曰：不然，諫有六不聽，強諫有四必亡，賢者有七不用。武王曰：願聞六不聽，四必亡，七不用。太公曰：主好作宮室臺池，諫者不聽；主好忿怒，妄誅殺人，諫者不聽；主好所愛，無功德，而富貴者，諫者不聽；主好財利，巧奪萬民，諫者不聽；主好珠玉奇怪異物，諫者不聽。是謂六不聽。案上言六不聽，惟五事轉寫有脫。

四必亡：一曰強諫不可止必亡，二曰強諫知而不肯用必亡，三曰以寡正強正眾邪必亡，四曰以寡直強正眾曲必亡。七不用：一曰主弱親強，賢者不用；二曰主不明，正者少，邪者眾，賢者不用；三曰賊臣在外，奸臣在內，賢者不用；四曰法政阿宗族，賢者不用；五曰



以欺爲忠，賢者不用。六曰：忠諫者死，賢者不用。七曰：財貨上流，賢

者不用。羣書治要卷三十一

武王伐殷，得二丈夫。

文選注御覽作大夫

而問之曰：殷國之將亡，亦有妖乎？

其一人對曰：有。殷國嘗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雉，大者如箕。常六月雨雪，深尺餘。武王曰：大哉妖也！其一人對曰：是非殷國之大妖也。殷國之大妖，三十七章。雨血，雨灰，雨石，盛夏雨雪，臣不爲妖災。武王蹶然而問三十七章之妖，對曰：殷君喜射人，喜以人饒虎，喜割人心，喜殺孕婦，喜殺人之父，寡人之婦，孤人之子，喜奪，喜誣，喜刑禍，喜以信者爲欺，欺者爲忠，以忠爲不忠，忠諫者死，阿諛者賞，以君子爲下，小人爲上，以便佞爲相，以女子爲政，急令暴取，萬民愁苦，喜田獵畢弋，走狗出入，不時不避，大風甚雨，不避寒暑，喜治宮室，脩臺池，日夜無已，宮七十有三所，大宮百里，宮中有九市，陳玉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苦爲酒池肉

林糟巨酒池可迴船而牛飲者三千人飲之以金鼓坐起無長幼之序貴賤之禮喜聽諛用與無功者賞無德者富所愛專制而擅令無禮義無忠信無聖人無賢士無法度無斗斛無尺丈無錙銖無秤衡有罪放無罪誅此殷國之大妖也其餘不可勝數臣言不能盡

羣書治要三十一魏文類聚九又七十一北堂書鈔二十七又二十一文選七發注七命注初學記二十四御覽二十一又五十一又八十三又一百七十三又七百六十八又八百七十四

淵乎無端孰知其源

意林一 案意林此條在六守後發啟前當是文籍

### 武韜

昔柏皇氏栗陸氏驪連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此古之王者也未使民民化未賞民民勸此皆古之善爲政者也至於伏羲氏神農氏教民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古之不變者有苗有之堯化而取之堯德衰舜化而受之舜德衰禹化而取之

御覽七十一 林一

聖人恭天靜地和人敬鬼

意林二 案意林此二條在發啟後爭權前知是武始

文王在岐周召太公曰爭權於天下者何先太公曰先人人與地稱則萬物備矣今君之位尊矣待天下之賢士勿臣而友之則君以得天下矣文王曰吾地小而民寡將何以得之太公曰可天下有地賢者得之天下有粟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收之

意林作牧之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莫常有之唯賢者取之夫以賢而爲人下何人不與以貴從人曲直何人不得屈一人之下則申萬人之上唯聖人而後能爲之文王曰善請著之金版於是文王所就而見者六人所求而見者七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

羣書治要三十一文選宣德皇

后令注

意林一

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仁而善謀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商王拘西伯昌於羗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怪物而獻之以免君之罪於是散宜生

受命而行得犬戎氏文馬豪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雞斯之乘九江  
之浦得大貝百馮宋注云詩宛懷條塗之山得黃熊玉女三人因

費仲而獻之於商王紂紂大喜遂免西伯殺牛而賜之文王既出

姜里召周公旦築爲靈臺紂患刑輕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于

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

炮烙之刑意林一漢書備林轅固傳苑文類聚八十四又九十三

又九十五文選南都賦注后闕銘注鄒覽四百六十七

一車類馬賦注凡十五條合錄之案意林此條在爭權後九差

前知是武翰又案淮南子道應調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

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除厥國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

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

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嗾其狹縱而放之身

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

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玄玉百

工大貝百朋玄豹黃黑青紉白虎文皮于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

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殺紂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  
相女意繫鏡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  
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蓋本六韜  
爲說又尙書大傳亦載此事又案羣書治要  
論將選將二篇在武翰今本在龍翰與舊不同

龍韜

武王曰：士高下豈有差乎？太公曰：人有九差。武王曰：願聞之。太公曰：人才參差，大小猶斗，不以盛石，滿則棄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死，多言多語，惡口惡舌，終日言惡，寢臥不絕，爲眾所憎，爲人所疾。此可使要間閭里，察奸伺猾，權數好事，夜臥早起，雖遠御覽作不悔。此妻子之將也。先語察事，實長希言。御覽作長賦物平均。此十人之將也。切切戡戡，不用諫言，數行刑戮，不避親戚。此百人之將也。訟辨好勝，疾賊侵陵，斥人以刑，欲正一眾。此千人之將也。外貌昨昨，言語切切，知人飢飽，習人劇易。此萬人之將也。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近賢進謀，使人以節，言語不慢，忠心誠必。此十萬之將也。溫良實長，用心無兩，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動動紛紛，鄰國皆聞，出入居處，百姓所親，誠信緩大，明於領世，能敎成事，又能救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四海之內，皆如妻子。此英雄之率。

乃天下之主也。

羣書治要三十一意林一御覽二百七十三案意林引此在立將前

夫殺一人而三軍不聞，殺一人而萬民不知，殺一人而千萬人不恐，雖多殺之，其將不重，封一人而三軍不悅，爵一人而萬人不勸，賞一人而萬人不欣，是爲賞無功，貴無能也。若此，則三軍不爲使，是失眾之紀也。

羣書治要三十一將威篇末是將威之所行也，下多此一段。

武王問太公曰：凡用兵之極，天道地利人事三者孰先？太公曰：天道難見，地利人事易得。天道在上，地道在下，人事以飢飽勞逸文武也。故順天道，不必有吉，違之不必有害；失地之利，則士卒迷惑，人事不和，則不可以戰矣。故戰不必任天道，飢飽勞逸文武最急，地利爲寶。武王曰：天道鬼神，順之者存，逆之者亡，何以獨不貴天道？太公曰：此聖人之所生也，欲以止後世，故作爲諂書，而寄勝於天道，無益於兵。勝而眾將所拘者九。武王曰：敢問九者奈何？太公曰：法令不行，而任侵誅，無德厚而用日月之數不順，敵之強弱，幸

於天道無智慮而候氛氣少勇力而望天福不知地形而歸過敵人怯弗敢擊而待龜筮士卒不募而法鬼神設伏不巧而任背向之道凡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索之不得不可以治勝敗不能制死生故明將不法也

羣書治要三十一

太公曰天下有粟聖人食之天下有民聖人收之天下有物聖人裁之利天下者取天下安天下者有天下愛天下者久天下仁天下者化天下

羣書治要三十一  
此二篇在軍勢後

虎韜

武王勝殷召太公問曰今殷民不安其處奈何使天下安乎太公曰夫民之所利譬之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冬日之從陽夏日之從陰不召自來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民有三幾不可數動動之有凶明賞則不足不足則民怨生明罰則民懼畏民懼畏則變故出明察則民擾民擾則不安其處易以成變故明王

之民不知所好，不知所惡，不知所從，不知所去，使民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靜矣。樂哉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也。武王曰：爲之柰何？太公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財，而天下仰之；天下仰之，而天下治矣。神農之禁，春夏之所生，不傷不害，謹脩地利，以成萬物，無奪民之所利，而農順其時矣。任賢使能，而官有材，而賢者歸之矣。故賞在於成民之生，罰在於使人無罪，是以賞罰施民，而天下化矣。

羣書治要三十一，藝文類聚二十一，初學記十七，御覽四百一。

### 犬韜

武王至殷，將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禮，以朝者三千人，舉百重沙者二十四人，越行五百里而矯矛殺百步之外者五千人，介士備有八萬。武王懼曰：夫天下以紂爲大，以周爲細，以紂爲眾，以周爲寡，以周爲弱，以紂爲強，以周爲危，以紂爲安，以周爲諸侯，以紂爲天子。今日之事，以諸侯擊天子，以細擊大，以少擊



多以弱擊強以危擊安以此五短擊此五長其可以濟功成事乎  
太公曰審天子不可擊審大不可擊審眾不可擊審強不可擊審  
安不可擊王大恐以懼太公曰王無恐且懼所謂大者盡得天下  
之民所謂眾者盡得天下之眾所謂強者盡得天下之力所謂安  
者能得天下之所欲所謂天子者天下相愛如父子此之謂天子  
今日之事爲天下除殘去賊也周雖細曾殘賊一人之不當乎王  
大喜曰何謂殘賊太公曰所謂殘者收天下珠玉美女金錢絲帛  
狗馬穀粟藏之不休此謂殘也所謂賊者收暴虐之吏殺天下之  
民無貴無賤非以法度此謂賊也

韋書治要三十一又略見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五

十三三百  
八十六

武王問太公曰欲與兵深謀進必斬敵退必克全其略云何太公  
曰主以禮使將將以忠受命國有難君召將而詔曰見其虛則進  
見其實則避勿以三軍爲貴而輕敵勿以授命爲重而苟進勿以

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眾勿以辯士爲必然勿以謀簡於人勿  
以謀後於人土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敵可勝也

羣書治要

三十

辯言巧辭善毀善譽者名曰間謀飛言之士

意林一練士篇名曰必死之士下多此三

語

以明告吏士申三五之令教其操兵起居進止旌旗指麾陳而方  
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列而合之絕御覽而解之無犯

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宜無絕人馬之力通典一百四十九御覽  
教戰篇云將必先明告吏士申之以三令以教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變法餘皆刪去故節錄之其上下文不具錄已上如六

輯原次已下雜錄不得原次

器滿則傾志滿則覆

禮記曲禮上疏

世子爲政

北堂書鈔二十一

廿七大夫者爲筋脈之臣

北堂書鈔五十六

友之友謂之朋朋之朋謂之黨黨之黨謂之羣御覽一百五十七

昔煩厚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至于涿鹿之野諸侯叛之煩厚氏

以亡也

北堂書鈔一百十三

堯與有苗

御覽作堯伐有扈

戰于丹水之浦

文選沈休文樂游苑餞呂僧珍詩注止堂書鈔十三御覽

六十

桀時有瞿山之地桀鑿山陵通之於河民有諫者曰冬鑿地穿山

是發天之陰泄山之氣天子後必敗桀以妖言殺之御覽八

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席衣以綾紈之衣常三百人藝文類聚六十

九又八十五北堂書鈔二十文選石闕銘注御覽三百九十三七百九十八百十五

紂作瓊室鹿臺飾以美玉

文選西京賦注

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爲阜以酒爲池脯肉爲山林文選西征

賦注

對文王曰禮者治之粉澤也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五百二十三六百十

先塗民耳目

文選解秦美新注

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

文選于寶晉紀總論注

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

御覽四百九十六

天之爲天遠矣，地之爲地久矣。萬物在其間，各自利，何世莫之有乎？夫使世俗皆能順其有，是乃溟滓鴻濛之時爲王，故莫之能有。七十六聖發起其所繫，天下而有之，豈一日哉？

文王闢殺崇侯虎，歸至鄆，令具湯沐。

御覽三百九十五一本作湯餼

文王祖父壽百二十而沒，王季百年而沒，文王壽九十七而沒。

御覽三百八十三

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趨舍不同，喜怒不等。

文選盧諶贈劉琨詩注，司馬遷

報任少卿書注

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爲天下除患去賊，非利之也，故役不再

籍，一舉而得。

文選孫楚爲后苞與孫皓書注

欲伐大國行且有期王寢疾十日不行太公負之而起之曰行已  
有期君不發天子聞之國亡身死胡不勉之王允焉如無病者

七百三十九

武王寢疾十日太公負王乃駕鷲冥之車北堂書鈔十周旦爲御

至於孟津大黃參連弩大才扶胥車並戰具也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電影青

赤羽以編爲首副也方頭鐵槌重八斤亦軍備也大柯斧重八斤一名行

馬廣二丈渡溝飛橋廣五丈轉關天船一名天潢以鷹爪方背鐵

把柄長七尺天陣日月半柄杓一此爲天陣地陣右前後之利人陣車馬

積楹臨衝攻城國邑雲梯飛樓視城中也武衛大櫓三軍所須雲火万炬以防吹

鳴菰作威万具也御覽三百六十七

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尙爲後將以四十七般船濟文選注于河

從軍詩注御覽七百六十八

太公曰夫紂無道流毒諸侯欺侮羣臣失百姓之心秉明德以誅

之誰曰弗克

北堂書鈔一百十三

武王伐殷乘舟濟河兵車出壞船於河中太公曰太子爲父報仇

今死無生所過津梁皆悉燒之

御覽四百八十二

武王伐紂諸侯已至未知士民何如太公曰天道無親今海內陸

沈於殷久矣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伯夷叔齊曰殺一人而有

天下

北堂書鈔十三作殺一夫而利天下

聖人不爲太公曰師渡孟津六馬仰流赤

烏白魚外入此豈非天命也師到毋野天暴風電前後不相見車

益發越轅衝摧折旌旄三折旗幟飛揚者精銳感天也雨以洗吾

兵雷電應天也

御覽三百六十九

文王

當作武王

問散宜生卜伐殷吉乎曰不吉鑽龜龜不兆數蓍蓍不

交而如折將行之日雨輜重車至軫行之日幟折爲三散宜生曰

此凶四不祥不可舉事太公進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雨

輜重車至軫是洗濯甲兵也

藏文類聚二御覽十事類兩賦注

兵入殷郊見太公曰是我新君也而商容曰非也其人虎據而鷹  
時威怒自副見利欲發進不顧前後見武王曰是新君也見敵不  
怒御覽二百七十六

紂爲無道武王於是東伐紂至於河上而甚雷疾武王之乘橫振  
而死旌旌折揚侯波周公進曰天不祐周矣意者君德行未盡而  
百姓疾惡故天降吾禍太公曰君秉德而受之不可如何也於是  
太公援罪人而戮之於河三鼓之率眾而先以造於殷天下從甲  
子之日至於牧野舉師而討之紂城備設而不守親擒紂懸其首  
於白旗御覽十三三百二十九三百四十七

武王伐紂師至汜水牛頭山風甚雷疾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震  
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順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則  
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將不法而愚將拘  
之若乃好賢而能用舉事而得時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

而事吉，不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變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劓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援枹而鼓，率眾先涉河，武王從之，遂滅紂。」通共一百六十二節覽三百二十八又秦誓中疏引作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蓋約文或在他篇未敢定之。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畫丁侯於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崇在周，恐懼，乃請舉國爲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著頭箭，丙丁日拔著口箭，戊己日拔著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聞之，各以其職來貢。御覽七百三十七

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跡，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旣而克殷，風調雨順。」舊唐書禮儀志：案五神事詳見太公以神道設教，不必疑其不純也。



武王伐紂紂蒙寶衣投火而死

文選石闕銘注御覽八百八十九

武王入殷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

文類聚十六八十五

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

憎其人者憎其餘胥

文類聚九十二御覽九百二十一作除胥事類烏賦注作儲胥

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以安之太公曰

無故無新如天如地

御覽三百二十七

冬冰可折夏條可結

文類聚八十一御覽二十一

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

史記越世家索隱

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先至已據便地形勢又強則如之何對曰當

示怯弱設伏佯走自投死地敵見之必疾速而赴擾亂失次必離

故所入我伏兵齊起急擊前後衝其兩旁

通典一百五十三御覽二百九十四

又問曰敵疏其陳又遠其後挑我流矢以弱我弓弩勞我士卒爲

之奈何太公曰發我銳士先擊其前車騎

御覽作別其左右引而分

隊以隨其後，三軍疾戰，凡以少擊眾，避之於易，要之於險，避之於  
晝，取之於夜，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  
擊萬，莫善於阻。用眾者務易，用少者務阨也。通典一百五十九，御覽三百十一，案故

曰：已下，蓋古兵家言，而太公  
述之，吳子應變篇亦有此文。

爲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文選西  
征賦注。

賞如高山，罰如深溪。文選王粲  
從軍詩注。

大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雨如風，如雷如電，天下盡驚，然後乃成。御覽

二百七  
十一

從孤擊虛，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夫，風鳴樹者，賊在十里，鳴條百  
里，搖枝四百里，雨霑衣裳者，謂潤兵，其不霑者，謂泣兵，金氣自鳴  
及焦氣者，軍疲也。御覽三百  
二十八

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楯在前，此

四時應天之法也。御覽三百三十  
五，三百三十九

車騎之將軍馬不具鞍勒不備者誅御覽三百五十八

以死取人謂之勇御覽四百三十七

武王問太公曰夫貧富豈有命乎將治生不得其意太公曰爲之不密密而不富者盜在其室武王曰何謂盜也太公曰計之不熟一盜也收種不時二盜也取婦無能三盜也養女太多四盜也棄事就酒五盜也衣服過度六盜也封藏不謹七盜也井竈不便八盜也舉息就禮初學記作利九盜也無事然鑿十盜也取之安得富哉武王曰善載文類聚三十五初學記十八御覽四百八十五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齊太公

陰謀

武王問太公曰：願聞治亂之要。太公曰：其本在吏。武王曰：吏者治也，所以爲治，其亂者何？太公曰：故吏重罪有十。武王問吏之重罪。太公曰：一吏苛刻，二吏不平，三吏貪汙，四吏以威力迫脅於民，五吏與史合姦，六吏與人無情，七吏作盜賊使人爲耳目，八吏賤買賣貴於民，九吏增易於民，十吏振懼於民。夫治者有三罪，則國亂而民愁，盡有之則民流亡，而君失其國。武王曰：民亦有罪乎？太公曰：民有十大於此，除者則國治而民安。武王曰：十大何如？太公曰：民勝更厚大臣一大也，民宗強侵陵羣下二大也，民甚富侵國家三大也，民尊親其君天下歸慕四大也，眾暴寡五大也，民有百里

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民以吏威為權七大也恩行於吏八大也民服信疑當作民無信以少為多奪人田宅贅人妻子九大也民之基業

畜產為人所苦十大也所謂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武王曰絕吏之罪塞民之大柰何太公曰察民之暴吏明其賞

審其誅則吏不敢犯罪民不敢大也武王曰是民吏相同上下不和而結其讎太公曰為君守成為吏守職為民守事如此各居其

道則國治國治則都治都治則里治里治則家治家治則善惡分明善惡分明則國無事國無事則吏民外不懷怨內不微事續漢

志五

武王問太公曰賢君治國教民其法何如太公對曰賢君治國不以私害公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法不廢於仇讎不避于

所愛不因怒以誅不因喜以賞不高臺深池以役下不雕文刻畫以害農不極耳目之欲以亂政是賢君之治國也不好生而好殺

不好成而好敗、不好利而好害、不好與而好奪、不好賞而好罰、妾疑作妾、妾爲政、使內外相疑、君臣不和、拓人田宅以爲臺觀、發人丘墓以爲苑囿、僕賸衣文繡、禽獸犬馬與人同食、而萬民糟糠不厭、裘褐不完、其上不知、而重斂奪民財物、蔽之府庫、賢人逃隱於山林、小人任大職、無功而爵、無德而貴、專恣倡樂、男女昏亂、不恤萬民、違陰陽之氣、忠諫不聽、信用邪佞、此亡國之君治國也。羣書治要三十

一、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輕罰而重威，少其賞而勸善多，簡其令而眾皆化，爲之何如？太公曰：殺一人，千人懼者，殺之；殺二人，而萬人懼者，殺之；殺三人，三軍振者，殺之；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賞二人，而萬人喜者，賞之；賞三人，三軍喜者，賞之；令一人，千人得者，令之；禁二人，而萬人止者，禁之；教三人，而三軍正者，教之；殺一以懲萬，賞一而勸眾，此明君之威福也。同上

武王問太公曰：吾欲以一言與身相終，再言與天地相承，三言爲諸侯雄，四言爲海內宗，五言傳之天下無窮，可得聞乎？太公曰：一言與身相終者，內寬而外仁也；再言與天地相承者，是言行相副；若天地無私也；三言爲諸侯雄者，是敬賢用諫，謙下於士也；四言爲海內宗者，敬接不肖，無貧富，無貴賤，無善惡，無憎愛也；五言傳之天下無窮者，通於否泰，順時容養也。

同上

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時，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怨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人也。堯之居民上也，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恐不滿日，湯之居民上，戰戰恐不見旦。武王曰：吾今新竝殷，居民上也，翼翼懼不敢息，尚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謙，守之以恭。武王曰：欲如尚父言，吾因是爲戒，隨之身。

羣書治要三十一 御覽五百九

金匱

唐帝克有苗，問人曰：「吾聞有苗時，天雨血沾衣，有此妖乎？」人曰：「非妖也。有苗誅諫者，尊無功，退有能，遇人如仇，故亡耳。」開元占卷三

三苗時有日闕，開元占卷六

經六

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御覽卷四

四

夏桀之時，有岑山之水，桀常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於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之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以爲妖言，殺之。莽年，岑山一旦崩爲大澤，水深九尺，山覆於谷。上反居下，耄老諫而殺之。湯率諸侯伐之。執文類聚三，御覽二十七，又七十二，路史後紀十四。紂常以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今六月，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命懸於野，君殘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妖言而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發屋折木。執文類聚三，御覽二十一，又八百三十二，事類賦注四。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失道忠諫者死子子伯邑考爲王僕御無故

烹之囚予於羑里以其羹獻子

御覽六百四十二

武王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以安之太公曰不須兵器可以守國武王曰五帝之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太公曰守戰之具皆在民間耒耜者是其弓弩也鋤耜者是其矛戟也鎗笠者是其兜鍪也鎌斧者是其攻戰之具也雞狗者是其鉦鼓也

御覽

三百三十六又三百三十九

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其三人今可伐乎太公曰臣聞之知天者不怨天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爲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

意林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於元元哉

後漢

袁紹傳注文選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注

武王伐紂至鳳皇陂，繫解。

太平寰宇記二十五。

武王師到牧野，陣未畢而暴風疾雨，電雷幽冥，前後不見。太公曰：

善雷電者，是吾軍動應天也。

御覽十一。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大劇，使人卜之，祟在周，恐懼，乃遣使者請之於武王，願舉國爲臣虜。武王許之，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目箭，戊己日拔腹箭，庚辛日拔股箭，壬癸日拔足箭，謂使者曰：歸矣，吾已告諸神，言丁侯前畔義，今日遣人來歸，勿復過之。比使者歸，子之君所息念矣。使者辭歸，至，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越裳氏獻白雉，重譯而至。注：御覽一百三十九。又三百四十九。又七百三十九。九事類賦。

注十三。

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如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殷之財，與殷之民共之，則商得其賈，農得其田。

也。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一足步則不行，選賢自代，上下

各得其所。

意林一，御覽三百六十六。

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海內神相謂曰：「今周王聖人，得民心乎，當防之。」隨四時而風，雨陰寒，雨雪十餘日，深丈餘。甲子平旦，有五丈夫乘車馬從兩騎，止門外，欲謁武王。武王將不出見，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餘，而車騎無跡，恐是聖人。」王使太師尚父謝五丈夫曰：「竇幸臨之，失不先問，方修法服。」太師尚父乃使人持一器粥，開門而進。五車兩騎曰：「先王大，夫在內，方對天子，未有出時。天寒，故進熱粥以御寒，未知長幼從何起。」兩騎曰：「先進南海君，次東海君，次西海君，次北海君，次河伯，兩師風伯。」粥既畢，使者具以告尚父。尚父謂武王曰：「客可見矣。」五車兩騎，四海之神，與河伯、兩師風伯耳。王曰：「不知有名乎？」曰：「南海之神曰祝融，東海之神曰句芒，西海之神曰蓐收，北海之神曰玄冥。河伯名爲馮夷。」

史記封禪書正義引作馮脩文，選思玄賦舊注。

引作河伯雨師名詠風伯名姨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

於殿上謁者於殿下門外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視而歎祝融拜

武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告之皆曰天代殷立周謹來受命願赦

風伯雨師各使奉其職北堂書鈔一百四十四又一百五十二又

經一百十三御覽十二又八百五十九又八百八十二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一事類賦注三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神來甚眾恐後復有試子者也何以待之太

公曰請樹槐於王門內王路之右起西社築垣牆祭以酒脯食以

犧牲尊之曰社客有非常先與之語乃命太公祝社曰客有益者

入無益者距之歲告以水旱與其風雨澤流悉行除民所苦也北堂

書鈔八十七藝文類聚八十八御覽五百三十二事類賦注二十五

賞一人而千人喜者賞之二人而萬人喜者賞之三三人而三

軍勸者賞之殺一人而千人恐者殺之二人而萬人動者殺之

殺三人而三軍振者殺之御覽六百三十三又六百四十七又

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

文選廣絕交論注

夫人可以樂成，難以慮始。

文選劉歆移書謀太常博士注

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避危於未形。

文選司馬相如上書諫德注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注

宰相不富國安主，調陰陽和羣臣，樂萬民，非吾宰相也。

書鈔四十九

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黃帝云：予在民

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

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矜矜乎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如不

滿日，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

成，慎終與始，完如金城，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慎一日，壽終

無殃。

宋本後漢光武紀建武二年注意林一苑文類聚二十三文選張華女史箴注御覽四百三十一又四百五十九又五百九

三十一

武王曰：吾隨師尚父之言，因爲慎，書銘隨身，自誠其冠銘，寵以著

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書履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

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廣則覆書鏡曰以鏡自照則知吉凶書車

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

御覽四百三  
又五百九十一

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誠隨之以身凡之書曰安無忘危有無忘

亡熟惟二者必後無凶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

後漢崔  
駟傳注

門之書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

御覽一百  
八十三

戶之書曰出畏之入懼之

御覽一百  
八十四

牖之書曰闕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

御覽一百  
八十八

鑰之書曰昏慎守深察訛

御覽一百  
八十四

研之書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汗白

藝文類聚五十八  
初學記二十一御

覽六百五  
非類賦注  
十五因學紀開五

書鋒忍之須臾乃全汝軀

意林

書刀刀利體體無爲汝開

意林

書井源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敏有節

意林

弩之戟爲翼弩之書見奔遠行在才者與任武者也

昔鈔一百二十五案此

文有衍誤

春三月斗星爲天關戰背天關向天梁敵不可當

初學記七

冬月奎星爲天關

初學記七

金人銘曰周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我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毋多言毋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

御覽

九十案御覽引注云皇覽云出太公金匱路史後紀五云世謂太公作金人太公金匱公對武王之言明黃帝所作

日夜出者紀綱滅大臣專政作威奪權无救大臣戕其主奪其邦

其救也親仁賢退驕佞順四時布恩惠赦天下則日夜出不爲傷

也問元占經六引尚書金匱疑卽太公金匱異名

日還者君不秉其政舍法度用私意不任官職而將自治則日還

日還者爲日出而復下下而復高无救當爲大亂不軌皆叛不從

其救也正心固一修古道守正法無忒業則日還不爲傷也

問元占經

六引  
金匱

日闕者人君內無聰明邪臣爭權日闕者無精微人見鳥其中无  
救期六十六日王者亡其土地其救闕四門來仁賢受爵分職循  
名責躬則闕不爲傷同上

視不明聽不聰則雲氣五色蔽日月之明無救則羣臣謀殺闕梁

不通其救闕四門求仁賢

開元占經十一  
引尚書金匱

陰符

案陰符謂陰符之謀

戰國策蘇秦得

太公陰符之謀史記作

史官紀述猶六韜稱周史諸引周書陰符或但稱周書驗知非  
逸周書錄附太公之末與六韜陰謀金匱互出入不嫌複見也

文王昌曰吾聞之無變古無易常無陰謀無擅制無更創爲此則

不祥矣太公曰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國非常一人

之國也莫常有之惟有道者取之古之王者未使民民化未賞民

民勸不知怒不知喜愉愉然其如赤子此古善爲政也

御覽八十  
四引周書

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爲常二曰官以任賢爲常三曰士



以敬賢爲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

初學記十七又御覽四百二引周書陰符

年饑上用輿曲軌不漆矛戟縷纏羽旄不擇焉

御覽三百五十二引周書

年不登甲則纓滕宮室不容

注云甲不以組也御覽三百五十五引周書

御覽四百四十九引周書

容容熙熙皆爲利謀熙熙攘攘皆爲利往

御覽四百四十九引周書

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劍插笏以示無仇

御覽六百九十二引周書

太公曰知與眾同者非人師也大知似狂不癡不狂其名不彰不

狂不癡不能成事

御覽七百三十九引周書陰符

武王營洛邑未成四海之神皆會曰周王神聖當知我名若不知

水旱敗之明年雨雪十餘旬深丈餘五丈夫乘車從兩騎止王門

太公曰車騎無跡謂人之變乃使人持粥進之曰不知客尊卑何

從騎曰先進南海御次東海御次北海御次西海御次河伯次鳳

師次兩師武王問太公竝何名太公曰南海神名祝融東海神名

句芒北海神名玄冥西海神名蓐收

五行大義第二十二篇引周書

人感十而生，天行五，地行五，合爲十也。五行大義第二十三篇引周書

春爲牝陣，弓爲前行，夏爲方陣，戟爲前行，季夏圓陣，矛爲前行，秋

爲牝陣，劍爲前行，冬爲伏陣，楯爲前行，是謂五陣。鄧覽三百一引周書

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故三軍同名

異用，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險絕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

地，前易後險，車之困地，容車貫阻，出而無返者，車之患地，左險右

易，上陵仰阪，車之逆地，深塹黏土，車之勞地，隱帶橫畝，犯歷深澤

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月不止，泥淖難前，車之陷地，凡騎以陷

敵而不能破敵，敵人走以步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

限，長驅不止，敵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困地也，往無以返，入

無以出，陷于天井，填于地牢，此騎之死地也，所由入者隘，所由去

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少可以擊我，眾此騎之沒地，大澗深谷，蒼

穢林草，此騎之竭地，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戰于兩水之

間乘敵過邑是謂表裏相合左有深溝右有峭坑高下與地平觀之廣易進退相敵此竝騎之陷地汗下沮澤進退漸洳者騎之患地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以務避也通典一百五十九引周書陰符一策與六韜戰車戰騎二篇大同小異

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爲冠御覽六百八十四引周書兵法

踐爾兵革審權矩應詐縱謀出無孔詩大明疏引大公授兵鈴之法

坎名大剛風乾名折風兌名小剛風艮名凶風坤名謀風巽名小弱風震名嬰兒風離名大弱風大剛風者大陰之氣好殺故剛折風者金強能摧折物也小剛風者亦金殺故也因風者艮在鬼門凶害之所也謀風者坤爲地大陰之本多陰謀也小弱風者巽爲長女故稱弱也嬰兒風者震爲長男愛之故曰兒大弱風者離爲中女又弱於長女也大剛小剛客勝大弱小弱主人勝因有凶害

之事謀有謀逆之人折爲將死嬰兒風主人強

五行大義第十七篇引太公兵書

諸軍出行將令百官士卒曰某日出某門吏士不得刈稼穡伐樹

木殺六畜掠取財物姦犯人婦女違令者斬

通典一百四十九引覆軍法

凡行軍吏士有死亡者給其喪具使歸而葬此堅軍全國之道也

軍人被創卽給醫藥使謹視之醫不卽治視鞭之軍夜驚吏士堅

坐陳將持兵無譙譟動搖有起離陳者斬當交戰謹出入者若近

敵當譙呵出入者

通典一百四十九

案通典引太公六韜太公

兵法

夫出軍征戰安營陳以六爲法亦可方六百步亦可六十步量人

地之宜表十二辰將軍自居九天之上竟一旬復徙開牙門常背

建向破太歲太陰太陽大將軍凡三軍不欲飲死水不欲居死地

不居地柱不居地獄

注云死水者不流之水死地者丘墓之間地柱者四下中高地獄者四高中下是也通典

一百五十七

日戴光主大凶期不出三年

開元占經五引太公兵法

日未入兩竿而无光曜其月必主死一日主憂

同上

日四背見軍在外有反者

開元占經七引太公兵法

日暈始起前滅後而後成者後面勝

日暈周而東北偏厚厚

爲福東君在東北戰西南戰敗日暈而珥主有謀十日不雨兵

起日暈冠三珥天子有喜或有大赦或拜大將軍日暈抱珥

喜氣日暈黃者主人有喜

開元占經八

日中蝕海內兵大起王公憂兩烏夾日名爲天雞守日主人君

妻家謀奪君處先數視君動靜欲行其志天先見變戒之

開元占經九

弩之神名遠望

御覽三百四十八引太公兵法

神后加四仲者以爲明堂宮時天一出游八極之外行窈冥之中

日照其前月照其後當此之時天一自持玉弩執法丞相劾不道

者

同上

箭之神名續長

御覽三百四十九

戟之神名大將

御覽三百五十二

矛之神名跌踰

御覽三百五十三

沒事占

太白犯畢口大兵起一歲罷 太白出東方入畢口車馬貴易政

太白犯參左股戰大勝

開元占經四十九

陰祀

君不明臣不忠故日無光月不明見變不救殃禍生臣欲反主失

名其救也安百姓用賢人弱者扶則無害

開元占經五十一

凡四時受王之日日月當清明五星順度潤澤有光此君臣和同

或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五星失度陰蔽日光亂風連日此國君迷

荒不順時令疾病蟲霜忠臣受誅讒言者昌兵火欲起民人惶惶

盜賊滿道死者不葬

開元占經五

日中烏見者、君咎、雙烏見者、將相逆、入闕者、主出走、烏動者、大饑、水旱不時、人民流在他鄉、救之法、實倉庫、舉賢士、遠佞邪、察後宮、任有道、赦不從、則災消矣。日中有黑氣、若一若二、至四五者、此陽中伏陰、君害臣、上出者、臣謀君、苟出者、君謀臣、不出者、宮女有憂、昏見在臣、晨見在君、救之法、輕刑罰、赦無罪、節威權、安百姓、貸不足、則災消矣。日中有黑氣、若一若二、至四五者、赦令不行、三公爲亂、爵賞不平、不救者、臣圖君、子謀父、救之法、任賢直、信道德、退貪邪、省刑罰、察奏諫、思刑戮、則無害。日中有黑氣、君之過大、而臣不諫、故日不明、見變不救者、主有憂、救之法、承順天地、申用明堂、則無害矣。開元占經六

日暈明分中赤外青、外人勝、中青外赤、中人勝、中黃外青黑、中人勝、外黃中青黑、外人勝、外白內青、外人勝、內白外青、中人勝、中黃外青、外人勝、中青外黃、內人勝。日暈黃白不闕、兵未解、青黑和

解分地色黃土功動民不安色黑有水陰國勝色白有喪色青爲疾色赤大旱流血千里日一暈一抱一珥爲不和信者更逆不信者順日暈有背人臣有叛者或曰左右欲有走日暈有五  
色雲如杵貫日從外入外人勝從內出內人勝欲知姓名白者商赤者徵青者角黑者羽黃者宮日暈有眾雲在左右色黃白吉青白兵行黑白內亂青赤和解青黑流血俱明者未解兵不歸明者勝開元占經八

凡出軍擊賊見大流星所指者將之用兵順之行則勝流星下入軍營必空主將無功避之則吉開元占經七十一

齊桓公

公名小白太公十一世孫襄公少弟初懼禍奔莒兄糾奔魯無知之亂先糾入得立任用管仲爲五霸長在位四十三年諡曰桓公一日威公



令羣臣

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韓非子

左下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

嫁娶令

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作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桓公

織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下令於民也。

禁厚葬令

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韓非子內儲說上

遇上令

母貯粟，母曲隄，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管子霸形遂與師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

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遇上。

與魯書

子糾兄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雖也，請得而甘心醢之。

不然將圍魯史記齊太公世家

葵丘盟

凡我同盟之人言歸于好左傳僖九年

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

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

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

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孟子告子下

母雍泉母訖糴母易樹子母以妾爲妻母使婦人易國事穀梁傳九年

齊景公

公名杵臼靈公子莊公弟在位五十八年諡曰景公

令左右

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放說苑正諫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

狂狶華土

狂而華士東海人兄弟以賢聞太公封於齊三召不見執而殺

之按華士元和姓纂作士華編入士姓類異說不敢從

立議

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

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管仲

仲字夷吾穎上人姬姓之後事齊公子糾糾敗桓公以為上卿

號仲父卒諡曰敬子有管子十九卷

管子案管子八十六篇今七十篇六篇見在不錄錄其佚文

管子曰夫上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尙能取之况與惡

人同處文選陸機猛虎行注引江遠文釋

鮑叔

叔名叔牙妣姓之後鮑敬叔之子事齊桓公為大夫

塞道誓

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公子者爲上死者爲下吾以五

乘之實距路管子大匡鮑叔小白乘而出於莒今車二十乘先十乘後曰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鮑叔乃誓

爲桓公祝

使臣無忘在莒時管子無忘在魯時甯子無忘車下時御覽七百三十六引

于

鳧已疵

鳧已疵事齊桓公爲祝官

釁社獻胙祝

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管子小問

授酒祝

又與君之若賢同上

晏嬰

嬰字平仲，或云字仲謚曰平，萊之夷維人。晏桓子弱之子，歷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爲大夫，有晏子春秋七卷。

楹書

布帛不可窮，窮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也。晏子春秋內篇雜下。晏子病將死，鑿楹及牀發書之言，又說苑反質作布帛不窮，窮不可飾，牛馬不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仕，窮乎窮乎，窮也。

程本

本齊人，時稱程本子，亦稱子華子，與孔子同時。

授趙簡子使者書

主君之亡，臣某不能束脩，越在諸侯以爲主君憂，臣聞之物局於所甘，士局於所守，主君之亡，臣不佞，而有四方之志，其敢以爲執事者之所辱。夫丘陵崇而穴成於上，狐狸藏矣，谿谷深而淵成於下，魚鼈安矣，松柏茂而陰成於林，塗之人則蔭矣，主君之亡，臣不

佞實有隱衷，惟執事者，照明其所存，如日月之升，以光燭於晉國，將四海之士，重繭仰至，以承主君之命，夫豈唯亡臣亡臣，雖復野死，以真備明，其故忘主君之賜，唯執事者財幸焉。子華子上書，漢志隋唐志所不載，如錄之，至呂氏春秋引有五事，則先秦古書也。

子華子

子華子曰：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呂氏春秋貴生

古體道人

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呂氏春秋先已

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呂氏春秋說徒

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羣根不周，而務成一能。

盡能既成四夷乃平惟彼天符不周而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也

呂氏春秋知度

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亡其不與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賊不得也昭釐侯曰善赦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

呂氏春秋知度爲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七終

全上古三代文卷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田常

常本姓陳名恆陳田相近改姓田漢避孝文諱追改名常帝舜之後陳敬仲六世孫相齊簡公尋行弒立事西約晉六卿南通吳越之使遂專齊政四世至太公和竟篡齊

遺令

無攻越越猛虎也呂氏春秋順民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初子初子死矣案田常與句踐同時知先君是田常也

齊潛王

王名遂一云名地田常九世孫宣王子稱東帝已而致帝復爲王在位四十年燕拔臨淄走保莒爲其相楚淖齒所弒諡曰潛王亦曰閔王



令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

呂氏春秋正名  
尹文曰：王之令

遺楚王書

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樛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樛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安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銜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憤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熟計之。

楚世

宋

書謝孟嘗君

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沈於詭譎之臣，聞罪於君，寡人不足爲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民乎？國策十一。孟嘗君就國于薛，梁王遣聘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

田文

文，齊湣王從昆弟，嗣父嬰爵爲薛公，好客，與趙勝、魏無忌、黃歇稱四公子，奉使之秦。秦欲以爲相，尋見囚，亡歸，相齊。後謝病，就封，復見疑，去相。魏及齊襄王卽位，去魏歸薛。卒，諡曰孟嘗君。或云非諡，孟字嘗，邑名。

遺秦相穰侯魏冉書

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疆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

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

史記五  
管君傳

書門版

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實於外者，疾入諫。

戰國策十

田單

單齊諸田疏屬，湣王時爲臨淄市掾，燕破齊，走保卽墨，卽墨城中推爲將軍，拒守五年，大敗燕軍，殺其將騎劫，遂復齊，迎襄王於莒，襄王以爲相，封都平君，一云安平君。

令城中

當有神人爲我師。

史記田單傳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或云姓雷，名務滋，楚人，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有鬼谷子三卷。

樂壹注：鬼谷子云：蘇秦欲神，祿其道，故假名鬼谷。案：漢

志有蘇子三十一篇無鬼谷子唐志以鬼谷子  
屬蘇秦未審信否今錄鬼谷文列蘇秦之前

遺書責蘇秦張儀

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  
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  
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  
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

六引袁淑真隱傳  
又見御覽五百十

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到秋不得久茂日既將盡時既將老君  
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此木非天下人有仇  
怨所居者然也子不見嵩岱松柏華霍之樹上葉陵青雲下根通  
三泉上有玄狐黑猿下有豹隱龍潛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患此  
木非與天下人有骨肉蓋所居然也今二子好雲路之榮慕長久  
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夕之浮爵痛焉悲夫二君痛焉悲夫二

君杜光庭錄異記案此校真隱傳五  
有刪節而首尾多十餘語故並錄之

蘇秦

秦字季子，雒陽軒里人，師事鬼谷先生，游說爲約從長，并相六國，趙封爲武安君，後從約解去，趙之燕，又之齊，爲客卿，齊大夫與爭寵，刺殺之。

上書說秦惠王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

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

齊桓任戰而伯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竝僂，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旣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弊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箠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

戰國策三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云云案下文云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明此二首皆是上書

爲齊上書說趙王

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眾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而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窺，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

上卽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皆之盤孟，屬之響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合，素服而聽，反澠，祝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爲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韓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戰國策十八又見史記趙世家作蘇

厲爲齊遺趙王書小同大異今別載于後

從約



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

史記作韓絕其糧道

趙涉河漳，燕

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

燕守雲中，秦攻齊，則禁絕其後，韓守城泉，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

闕，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

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

渤海。

史記作齊涉清河

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

戰國策十九，九史記蘇秦傳，案此說趙王之詞，而蘇秦傳下文言

魏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蓋即

此文也，故錄之。

蘇代

代秦弟，初事燕王噲，又事齊湣王，還燕，遇子之之亂，復至齊，至

宋，燕昭王召為上卿，或云秦兄弟五人，兄代，厲辟鵠，並游說秦

最少，故字季子。

案秦弟代，代弟厲，戰國策史記蘇秦傳皆同，唯

然也。

遺燕昭王書

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雖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寶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雎而世負其馱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遣伯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

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竝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屨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知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

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戰國策二十九又見史記蘇秦傳

自齊獻書燕王

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爲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郢臣臣之所重處重卵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眾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剗劍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爲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行其兵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大馬駝而不言燕今王又使處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爲王事之王欲醒臣刺任所善

則臣請歸驛事臣苟得見則盈願

戰國策三十

約燕昭王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知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絲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

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穰，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昔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隘，持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石。史記作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與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隘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

其言如術環用兵如刺繡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陸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

戰國策三十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燕昭王不行又見史記蘇秦傳

爲齊陰遣穰侯書

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離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

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索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史記穰侯傳又戰國策四侯傳十餘

字稍有脫誤

蘇厲

厲，代弟，爲齊潛王臣。

爲齊遺趙王書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敎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享，非數常于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眾人善之，然而賢王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



齊平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餓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

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

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強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徐廣曰根柔一作魏

柔一作魏於魏反至分徐廣曰一作王公先命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佼而

今乃抵臯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執計之也今

王母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

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

於王也史記趙世家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

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

策十八作蘇秦彼篇多誤當以史記爲正案戰國

滔于髡

髡齊人梁惠王欲以卿相待之謝去齊以爲列大夫

十酒說

羅襦排門翠笄窺牖御覽七百十八引齊滔于髡十酒說

魯仲連

仲連齊人邯鄲圍解趙勝田單欲封之皆不受逃隱海上莫知

所終有魯連子五卷

案漢志儒家魯仲連子十四篇隋志意林舊唐志皆五卷新唐志一卷宋志五卷已

後不著錄

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弃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弊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

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百萬之眾，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旣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孤，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劾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東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

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憾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倣也，公共圖之。

戰國策十三燕將保守軹城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書約之矢以

射城中遣燕將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軹城而

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生，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擯

譬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奔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逆，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

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  
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  
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夫忿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  
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  
擇一而行之史記魯仲連傳校戰國策有刪節亦有多出字句據  
連子非本戰國策下文言燕將見書並三日自殺知史記此書取之魯  
者也故並載之

### 魯連子

齊之辨士田巴辨於徂丘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皆五伯離堅  
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連謂徐劫  
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必不復談可乎徐劫言之巴曰劫弟子年  
十二耳然千里之駒也願得侍議於前可乎田巴曰可魯連得見  
曰臣聞堂上之糞不除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者急不  
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之眾在聊城而不去國



亡在旦暮耳。先生將柰何。田巴曰：無柰何。魯連曰：夫危不能爲安，亡不能爲存，則無爲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眾，所爲貴談者，其若此也。先生之言，有似臬鳴，出聲而人皆惡之，願先生勿復談也。田巴曰：謹受教。明日復見徐劫曰：先生之駒，乃飛兔騶馱也，豈特千里哉。於是杜口終身不復談。史記

連傳正義意林一文選曹植與揚德祖書注荀子類

國篇注御覽三百八十五四百六十四九百二十七

陳無字謂門客曰：昔荆來伐，無一人死，何國之寡士也。門客對曰：

君車衣文繡，士不得以爲綠，鵝鴨有餘食，士不足菽稗，堂上有酒

池，士不得一嘗，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以所輕與

士，欲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文類聚九十一意林一文選別賦注又廣絕交論注御覽九百十九

一井五餅，洩可立待，一甕五瓿，烹飪十倍，分理者眾也。文類聚八十四白

卷十一御覽一百八十六

諺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眾也。文選曹同六代論注意林一御覽九百四十四

又九百  
四十八

人心難知於天，天有春夏秋冬以作時，人皆深情厚貌以相欺。

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以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譬猶春不耕也，不知

行與不行，譬以方爲輪也，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絲薦也。

九意林一御覽七百九

朝露之滿，工女不能治，溜澗之沙，計兒不能數。

御覽七十四

東山有松，樅高十仞，而無枝，非憂正室之無柱也。

水經汶水注，類聚八十九

文選七發注，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御覽九百五十八

南方有鳥，名爲邽，生而食其翼。

御覽九百二十八

北方有獸，名爲狔，生而角，當心，俯厲其角，潰心而死。

御覽九百一十三

市處者，僕妾膾炙而食，市饒也，壅泉沃韭，織屨之毗，從兄弟室父

往，而不得粗糲焉，非愛其僕妾，惡其室父也，此其饒羨之與不足

也御覽九百七十六

舜耕歷山而交益陶河濱而交禹御覽四百九路史後紀十二

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使漁於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宿沙

非闔於漁道也彼山者非魚之所生也後漢馬融傳注御覽八百三十三九百三十五事類賦注二十九

世學紀聞十

宿沙瞿子善煮鹽使煮滔沙御覽作雖十宿沙不能得也北堂書

四百六十六御覽八百六十五

契始在太華之陽水經丹水注路史國名紀三

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文選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注東方朔非有洗生論注

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燕

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于瓮共伯

使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而共伯復歸國于衛得意共山之首史記

周本紀正義莊子諫王釋文太平寰宇記五十六魯史發揮二案正義首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是張守節語誤人辨

連子  
今附

楚王成章華之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楚王悅之與大曲之弓不

琢之璧已而悔之遺啟疆見魯侯

一作伍舉見魯公

曰大曲之弓不琢之

璧楚上寶也吳及齊求於楚楚不與弓三年乃成射不窮矢發之

血流漂井今聞在魯必求之魯君懼乃歸之

左傳昭七年疏史記魯世家集解北堂書

鈔一百二十五御覽三百四十七四百九十七八百二十八百六

弦鐸相第而增矢得高焉專諸刺僚王闔廬乃成名焉

御覽三百五十三

齊伐魯宋棄羽子謂齊將曰子羔爲成大夫而善養天下士

北堂書鈔

三十一

所同食天下士至

同上

陸子謂齊潘王曰魯費之臣甲舍于襄賁

水經沂水注

胸劇之人辯

水經五洋水注

孟子劇之辯者

太平寰宇記十八

孟嘗君逐於齊，譚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則憎之也。勢使然也。魏文類聚六十五文選張協雜詩注女史箴注

展无所爲，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澠而浴，鴻失其裝，在御者曰：

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无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

君，下易幣，无所不取。

初學記二十又御覽九百十六作上隱君下蔽罪也无俱作世

魯連先生見孟嘗君于杏堂，御覽作杏堂之門，孟嘗君曰：吾聞先生有

勢數，可得聞乎？連曰：勢數者，若門關，舉之而便，則可以一指，特中

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起，關非益加重，兩手非加罷也，彼所起者，

非舉勢也，彼可舉然後舉之，所謂勢數。

魏文類聚六十三御覽一百八十三一百八十四

秦師圍趙邯鄲，魏使將軍新垣衍入邯鄲，令趙尊秦爲帝，魯連辨

說罷之，秦軍退，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

前，以千金爲壽，先生笑曰：所貴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人

之締結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策杖去魏文類聚卷六

文選左思招隱詩注御覽八百十八百二十九

燕伐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不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軍殺

燕將軍騎劫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城守數月魯仲連乃爲書

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城文類聚

三百五十五又五百九十九

棄感忽之恥累世之功荀子讓兵篇注案此遺燕將書也有賧

疑彼亦誤

誤戰國策史記作感然而上下忿字復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上古三代文卷八終